



世界名著小火车

[英] 格雷厄姆 著

杨柳风



中国福利会出版社



杨柳风

[英] 格雷厄姆 著

彭阳辉 译



NLIC2970140085

中国福利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杨柳风 / [英] 格雷厄姆著; 彭阳辉译. —上海: 中国福利会出版社, 2005.1

(世界名著小火车)

ISBN 7-5072-1107-X

I. 杨... II. ①格... ②彭... III. 儿童文学—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I561.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32914 号

杨柳风 / [英] 格雷厄姆 著 彭阳辉 译

丛书创意	秦文君	装帧设计	钦吟之
责任编辑	郑晓万	封面绘画	钦吟之
内文插图	邵雪莲	排版制作	郑英英

出版发行 中国福利会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常熟路 157 号
邮政编码 200031
电 话 021-64373790
传 真 021-64335603
电子信箱 cwiph@126.com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制 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
开本 890mm × 1240mm 1/32
印张 6
字数 95千字 印数 1-8 000
版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7-5072-1107-X / I·55
定价 12.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河岸 1



第二章 大马路 19



第三章 野树林 36



第四章 贝爵先生 52



第五章 温馨的家 69



第六章

托德先生

89



第七章

黎明笛声

105



第八章

托德历险记

117



第九章

托德的又一次历险

133



第十章

泪如雨下

153



第十一章

尤利西斯归来

173

第一章

河 岸

整个上午鼯鼠莫乐都在忙着年前大扫除。他先是用扫帚，后来用掸子；扫完小屋，又弄来了刷子和一桶石灰水，爬上楼梯，跳上台阶，登上椅子，把各处粉刷了一遍。到最后，莫乐的喉咙里、眼睛里满是灰尘，黑绒绒的毛皮上溅满了石灰水，累得他腰酸背痛。

春天的气息在空气中涌动，在四周围盘旋，在脚下的泥土里蠕动，





带着圣洁的郁闷和渴望，渗透到莫乐又黑又矮的小屋里来了。

忽然，莫乐嗖地一下把刷子扔在地上，嚷着：“讨厌！”“不干了！”“该死的大扫除！”不等穿好外衣他就蹿出了家。泥地上仿佛有个声音在急切地呼唤他，他一面应着，一面扑向地道，地道狭长又陡峭，一直通向砂石铺成的行车道，那是和太阳和空气打成一片的动物们的领地。他不停地刨着，挖着，扒着，蹭着；蹭着，扒着，挖着，刨着，小爪子忙得不亦乐乎，口里还念念有词：“向上！向上！”终于，砰！他出现在了阳光下，趴在了暖暖的草丛里。

“太好了！”莫乐对自己说，“这比粉刷墙面要好多了！”阳光晒得他身上暖洋洋的，微风抚慰着他的脸颊。由于在地窖里生活得时间太久，莫乐的听觉也不那么灵敏了，以至于小鸟那快乐的吟唱在他听来无异于大喊大叫。现在不用大扫除了，可以彻底地享受生活的乐趣和春天的愉悦了。他四脚腾空，穿过草地来到对面的篱笆墙边。

“站住！”一只年长的兔子站在岔道口喊道，“要从这条私人所有的路通过需交六便士！”莫乐已经急不可耐，一下将兔子掀翻在地，沿着篱笆吧嗒吧嗒继续轻快地跑着；这时，洞里的兔子们被惊动了，钻出来想看个究竟，莫乐一面跑，一面跟他们逗乐，快乐地吆喝着，“傻瓜！”“傻瓜！”兔



子们还没来得及想出个完全令人满意的回答，莫乐早已经走远了。“你真笨！你为什么告诉他——”“哎，你为什么不说——”“你该提醒他——”像往常一样，兔子们相互抱怨。但，当然，也一如往常，这一切都太迟了。



一切都好得令人难以置信。莫乐在草地上这儿转转，那儿看看。沿篱笆墙，过矮树林，所到之处都有小鸟忙着筑巢，花儿含苞待放，枝叶抽枝萌芽——一幅欣欣向荣的繁忙景象。看到大家都在忙碌，只有他四处闲逛，莫乐惟一的感受是太开心了。

他漫无目的地走着，心想自己真是太幸福了。走到河边他忽然站住了，他从未见过这样的河——这般平静，蜿蜒，不同寻常。河水中不时激起的浪花相互追逐着，咯咯地笑着，汨汨地远去，又转身笑着投向新伙伴，循环往复。他在河边转来转去，就像小时候围着讲故事的人听有趣的故事。后来他累了，坐在岸边，河水依旧潺潺倾诉，用他无法明了的语言讲述着世界上最美丽的故事，故事发自地心，传向永远填不满的大海。

他坐在岸上朝对岸望去，岸边有一个黑洞，恰巧在水边，一下子被他看见了，他觉得对于需求不高又喜爱住在河边的动物来说，那该是一个多么温暖舒适的家啊——在洪水警示线之上，又远离尘嚣。他目不转睛地望着，咦，有个东西在发光，小小的一团，越来越暗淡，后来渐渐消失了；过了一会儿，又开始闪烁，可真像一颗小星星。当然，不可能是小星星，又比萤火虫亮多了。再细看，那东西正朝着他一眨一

眨的，显然是只眼睛；渐渐地可以看清是一张小脸庞，框在眼睛周围，如同画外的框子。

一张褐色小脸，长着胡须。

这时莫乐才注意到，这个家伙有一张严肃的圆脸，眼里闪着最初吸引他注意力的光。

他还有小而匀称的耳朵，厚厚的，丝绒般的毛发。

是水老鼠瑞特！

接着他们俩静静地相互谨慎地打量着对方。

“你好啊，鼯鼠。”瑞特说。

“你好啊，水老鼠。”莫乐说。

“你过来吗？”瑞特接着问。

“噢，说得倒轻巧。”莫乐说，有点不太高兴。他刚到河边，对河边的生活和生活方式都很陌生。

瑞特没说什么，他俯下身，解开了一根绳索，身体吊在上面，轻轻一荡便落到了一只小船上。莫乐刚才可没注意到这只船。船的外侧是蓝色的，里侧是白色的，刚好能容下他们这般大小的两只小东西。尽管莫乐不怎么理解这玩意的用处，但他的心却已飞上了小船。

瑞特灵巧地划起了桨，划得飞快。“扶着点！”他说，“喂，轻点走！”莫乐蹑手蹑脚地向下走，收起了他的前爪，实实在在地



坐在了一只真正的小船的尾部，这让他又是惊讶又是欣喜。

“今天真是太棒了！”莫乐说，“你知道吗，我从未在船上待过。”瑞特接着划桨，小船驶离了河岸。

“什么？”瑞特嚷着，张大了嘴，“从未在——你从未——那——你一直在什么地方待着，嗯？”

“坐船真的好玩吗？”莫乐轻轻地问，其实这一点他深信不疑。他靠在座位上，打量着垫子、双桨、桨架，以及在他眼里所有神奇的小玩意，小船在脚下轻轻摆动。

“这是惟一好玩的东西。”水老鼠严肃地说。他身体用力前倾，“相信我，我年轻的朋友，没有什么事——绝对没有什么——能比在船上这么四处荡来荡去好玩，连它的一半都不会有。就这么荡荡。”他梦呓一般。“荡过来，荡过去。”

“注意前面，瑞特。”莫乐突然叫起来。已经太迟了，船撞到了河堤，翘了起来。水老鼠仍在陶醉，这位兴奋的舵手四脚朝天地倒在船底。

“说到在船里——或者说同船在一起，”瑞特非常镇定，继续说道，一面开心地笑着站了起来，“在船里或是不在船里，这都没关系，真的没什么事要紧，这就是它的魅力。你出发或是没有出发，到了目的地或到了别的什么地方，或哪儿也没到，你始终在忙着，其实你没做什么特别的事；你做

这件事时总有别的什么事等着你做,如果你愿意,你可以去做,但你最好别去做。就像这样!如果今天早晨你手头上真的没有其他事可做,设想一下,随河漂荡,度过漫长的一天会怎样呢?”

莫乐随着自己的大脚趾头一摇一摆,已完全沉浸在快乐之中,一副心满





意足的样子。他深吸了一口气，身体仰靠在软垫上，大声嚷道：“今儿真是太好了！咱们出发吧！”

“等等。”瑞特说，他把缆绳系在停船区的一个铁环上，爬进自己的洞里。一会儿工夫，他跌跌撞撞地走了出来，顶着一个大大的柳条编的午餐篮子。

“搁在你脚下。”他四下看看转向莫乐，把篮子递上小船。之后又解开缆绳，操起了桨。

“里面是什么？”莫乐好奇地问。

“里面是冷鸡。”瑞特简短地回答。

8

“冷舌头冷火腿冷牛肉腌黄瓜色拉法国卷芥菜三明治生姜啤酒柠檬汽水……”

“停！停！”莫乐兴奋地叫着，“已经够多了。”

“你真这么认为？”瑞特认真地询问，“这只是为我们这趟短途旅行准备的，别的家伙总说我小气，说我抠得紧呢！”

莫乐一句也没听进去，他完全被眼前的新生活所吸引，为之陶醉。这涟漪，这香味，这声音，还有这阳光，他伸出爪子轻轻掠过水面，憧憬着令人兴奋的未来。瑞特老练地划着桨，不时地打断莫乐的思绪。

“我好喜欢你的衣服，老伙计，”过了一阵他说道，“等我有了钱，我要去买一套黑色天鹅绒吸烟衫。”

“对不起，”莫乐努力使自己回过神来，“你一定觉得我很没礼貌，但这一切对我而言真是太新奇了。这——是——一条——河。”

“不，是这条河。”瑞特纠正道。

“你能生活在河边，多么快乐的生活呀！”

“依着她，伴着她，靠着她，生活在其中，”瑞特说，“河是我的兄弟姐妹、婶婶姨妈、我的伙伴、我的食物和饮料，当然还有我的洗洗涮涮，是我的世界。我不想拥有其他的世界，没有得到的是不值得拥有的，不知道的事情是不值得知道的。啊！我们在一起的日子是多么美好啊！无论春夏秋冬，总有快乐和惊喜。二月涨水时，我的地窖和地下室浸满了对我毫无用处的水，褐色的水淹到了我最好的卧室窗前；等水退去时，露出一块块土疙瘩，味道好像李子夹心蛋糕，里面有灯芯菜呀、杂草呀什么的，塞满了地道，等干了，我慢慢地把它们剥下来，总能找到新鲜的食物，还有那些粗心大意的人从船上掉下来的东西。”

“只有你和河，再没有什么人和你打个招呼，说个话，有时是不是也有点没劲？”

“怎么会没什么人——噢，我不该对你这么厉害。”瑞特克制住自己说道，“你是新来的，你当然不知道，有阵子河岸太拥挤了，于是许多家伙都搬走了。从前可不是这样的，完全不是这样的。水獭、金枪鱼、黑水鸡，整天转来转去，总想让你干点什么——就像



人家都无所事事似的。”

“那边是什么？”莫乐把爪子指向沿着河畔水草地长着的那片树林。

“那——那是野树林，”瑞特简短地答道，“我们这些河岸居民很少去那儿。”

“难道那边的人不好吗？”莫乐说道，语气有点紧张。

“嗯，让我想想，松鼠还行，兔子呢，兔子有好有坏。当然还有獾。他在中心地带，就算是给他钱，他不会到其他地方去。那老獾，没人去打搅他，最好也别去打搅他。”他意味

深长地补充道。

“谁会打搅他呢？”莫乐问。

“是呀，当然——有些家伙，”瑞特吞吞吐吐地解释，

“鼬——白鼬——还有狐狸——等等。说起来他们也不错——

我和他们是很要好的朋友——见了面一起消磨时光，不可否

认，他们有时会大发脾气，所以——你不能真正信任他们，就是这样。”

莫乐思考着以后可能遇到的麻烦，即便只是议论此事，

这也不符合动物的礼节。于是他放弃了这个话题。

“那过了那片野树林呢？”他问，“灰蒙蒙的，看上去像是山坡，或者不是，只是萦绕在小镇上空的烟雾，抑或是浮

云？”

“过了野树林就是更广阔的世界，”瑞特说，“那儿的一切跟你我都没有关系。我从来没去过那，也永远不会去。你也一样。如果你还有理智的话，就再也别提那边了。到地方了，咱们在这儿吃午饭吧。”

离开了主河道，他们到了新地方，看上去像是一个四面环绕的小湖，绿色草皮沿坡而下。褐色蛇皮般的树根在静静的水面下清晰可见。高处是拦河坝，银色的坝身水沫飞溅。紧挨着的是一架永不停息的水车，水滴滴答答地从车轮上淌下，空气中回响着温柔的呢喃声，单调而又沉闷；时不时夹杂几声不太清晰却令人兴奋的声音。这真是太妙了。莫乐不由自主地晃动前爪，感叹道：“噢，天哪！噢，天哪！噢，天哪！”

瑞特将船划到岸边停靠下来，然后帮着木楞楞的莫乐安全地上了岸，接着把午饭篮子吊了上来。莫乐请求由他把所有东西拿出来，瑞特也乐得让他开心，自己便往草地上一趴，休息去了。兴奋的莫乐取出桌布，铺在地上；一样一样拿出神奇的小盒子，按顺序排列好。每拿出一样，他都忍不住发出赞叹：“噢，天哪！噢，天哪！”全部放好后，瑞特说：“吃吧，老伙计。”莫乐很乐意从命，因为同大家一样，这天一早起来他就开始大扫除了，一直没来得及停下来吃上口食物或喝上口水。从那时起他经历了



这么多，现在想起吃饭这档子事，仿佛是很多天以前的事了。

好歹填了点东西，不怎么觉得饿了，莫乐这才抬起目光朝周围看了起来。瑞特又说话了：“你在看什么？”

“我在看，瞧，水面上泛起一串水泡，我觉得很有趣。”

“泡泡？”瑞特说，他兴奋起来，吱吱地叫着，像是在向四面八方发出邀请。

一张大大的亮光光的嘴，从河面露了出来。水獭欧特上了岸，抖了抖身上的水。

他四下看看，发现有吃的，就叫道：“小气包！瑞特，怎么没叫上我？”

“这不过是一时兴起。”瑞特说，“介绍一下，我的朋友莫乐。”

“幸会，幸会。”欧特说着，俩人立刻成了好朋友。

“到处都吵吵闹闹。”欧特接着说，“今天仿佛全世界都出动了，大家都跑到河上来了。我特地到这僻静的地方想求得片刻的宁静，没成想又碰到你们了——对不起——我不是说不想碰上你们。你们明白的。”

他们身后出现一片忙碌的景象：去年的落叶随水沿着篱笆墙流过来，缠结在一起，一只带条纹的脑袋，耸着肩膀，向这边窥探。